

古老与青春的碰撞

株洲90后传承中医药香制作

朱洁



王新钧在工作室试验。

大学时期的试验。

当历史悠久的中医药香制作和一位株洲90后年轻人相遇，这场古老和青春的碰撞会发生怎样的化学作用？传承和创造、守正和创新中，他制作出哪些别风格的药香？12月初，记者走进市非遗传承人王新钧的工作室一探究竟。

必然的缘分：药香与童年

王新钧的童年在乡下度过。在群丰镇石子塘村，王家祖屋靠山而建，和大多数老旧的土砖房一样，王家祖屋层高低矮，置身其中略感逼仄，光线也有些昏暗，但年幼的王新钧是幸福快乐的。每天清晨，虫鸣鸟叫、鸡鸣狗吠，还有阵阵中草药的药香伴着他醒来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那些大自然的声音以及那些独特的香味便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王新钧的爷爷是位赤脚医生，姑姑是位中医师，附近的乡亲们经常请他们看病，王家也常为乡亲们熬药。中医药有汤剂、散药、闻药等多种形式，除了内服汤药，爷爷、

姑姑还经常制作以中草药为原料的线香、盘香和香囊，夏天供乡亲们防蚊虫，秋冬供乡亲们防感冒，又或者帮乡亲们辅助治疗一些小病。

有些东西久而久之就入了骨血，但幼时的王新钧并不知情。直到成年后，回首自己的选择，才发现原来和药香的缘分始于懵懂无知的童年。低矮的祖屋、各式的药香便是记忆中童年的全部。

当我和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聊天时，他笃定地告诉我：自己是闻着各种中草药香长大的。他和制香的缘分不是选择，而是必然。

有意的选择：从学建筑到继承做香

在电话里邀约王新钧见面时，我凭声音猜测对方是一位年轻的男人。他回应：“是的，我是一名90后。”

我不由为这位传承中医药香制作技艺的90后“画像”：他可能身穿汉服，又或者身着棉麻服饰。不过这次我猜错了。他带着棒球帽，身着棒球服、运动裤在他的工作室等我。除了络腮胡子以及中式、日式装修风格相结合的工作室，给他增添了几分艺术感外，王新钧就是他那个年龄绝大多数男孩子的样子。

缘分始于必然，但成为一名中医药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却是自己的选择。

上学后，王新钧离开了乡下，来到了城里。父母希望他努力读书，将来考个好大学，到大城市找一份好工作。王新钧遵循父母教诲，最终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。
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未来的他将是一名建筑师。但大二的一次专业课，让他的职业规划换了轨道。那一天，课堂教授水泥颗粒级配理论——不同大小颗粒的沙砾，通过一定比例的混合，才能增强水泥的稳定性。电光火石间，他的脑海里竟想起了10多年前的那股药香以

及长辈们在祖屋里制香的往事。

浸入骨血的东西，就这样被点燃了。

“以前，我家制的药香质地酥松，容易折断。混凝土级配理论，能不能也用在制香上？这样制出来的药香，会不会更加稳定？”他琢磨着。

这一年暑假，王新钧迫不及待地回到石子塘祖屋，检验自己的猜测。他将中草药研磨好，然后再用分级筛（类似不同规格的漏斗）筛出不同目数的颗粒，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混合。果然，这样制作的线香，盘香更结实，更稳定。

方向对了，但不同的香方比例却截然不同。比如艾草香、藿香等成分以草本植物为主的药香，材料颗粒要小，目数要大；非草本，以含有动物、矿物成分为主的药香，则要将各种大小的颗粒加以混合；苏合香等树脂类材料等，因为需要通过液体调和，最好用直径小、目数多的小颗粒制作。“可以说100种药香，就有100种比例，这需要我不断试验，不断调整。”王新钧解释。

试验的成功，让王新钧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狂喜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以及未来要走的路。他决定向爷爷、姑姑学习，传承家族的中医药香制作技艺。

非遗传承：守正创新，拥抱时代

任何一款香药都有主料，外加一些平衡效果的辅料，这和传统中草药讲究的“君臣佐使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为更加系统的学习中草药，以及了解原材料彼此之间的相生相克，2017年，王新钧拜姑姑为师。他们正式签订了中医师承合同，由姑姑将其多年的积累对王新钧进行口传心授。

另一方面，王新钧还利用周末、假期拜访其他地方的制香高手，向他们请教、取经。探索无止境，毕业后的他还接触到中国台湾、日本的香道人士。

一路学习，一路思考。日本香道的发展让王新钧深受启发：香道起源于中国，却在日本闻名，与花道、茶道并称日本三大“雅道”。日本的传承思路是一边向传统学习，一边跟上时代的发展，这样的传承才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王新钧开始试着对传统药香制作进行创新。经过调查，他认为，传统药香很多已不适用当今的节奏和场景，比如点香、闻香、打香篆等，在现代已不多见；另一方面，一些传统的药用香囊、线香，因为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，也被标上“不美妙”“不好闻”的标签。作为新时代的制香者，他需要对药香的呈现形态、香方的中草药成分进行创新和调整。他坚持，当代的药香，不该只在医疗机构、宗教祠堂里使用，而应因地制宜、因人而异、因时而

异，兼具养生效果。他制作出精美香丸，将其穿制而成手环和项链，供人佩戴；制作出方便使用的散、线形药香，供人在生活、瑜伽等场景中使用时。在不改变药性的前提下，他对香方成分进行调整和增减，比如传统药香常用的苍术、气味醇厚，味道强烈，是有名的驱湿、避疫药，他通过寻找替代材料，让年轻人接受改良药香的味道……

今年7月，当王新钧得知他的“中医药香制作技艺”正式纳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、自己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，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

家境殷实的他，没有养家的负担，“靠这个手艺饿不死，虽然过得一般，但我觉得很有意义。”因为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身份的认定，父母对他选择的支持也日渐支持。“不当建筑师，他们也不再说我了，而是和爷爷、姑姑一样鼓励我。”只是对于制香，王新钧不仅是喜欢了，更多了份责任，那就是让以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为支撑的“中医药香制作技艺”，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

“适应现代生活节奏才能发展，有了时代价值才能传承。源于传统，还要拥抱时代。只有做到守正创新，‘中医药香制作技艺’才能有永恒的生命力。”采访最后，这位穿着潮流、眼神笃定的90后传承人如是说。

株洲古桑洲罗瑶墓旌表碑 名士笔下的罗氏家族往事

郭亮

从株洲万峰湖湿地公园出发，往湘江边方向，蜿蜒前行不过数百米，那便是在株洲极富盛名的古桑洲了。

古桑洲是湘江中有名的洲岛。岛上居民至今仍保留打鱼、养蚕之类传统农耕生活习惯；岛上有一座被列为株洲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古墓，墓主是罗瑶，古桑洲罗氏五世祖。罗氏后代名人辈出，如清代进士罗典、罗修源，近现代革命家罗亦农、罗哲贤、罗哲等，串起近代湖湘政治文化

群英谱，显赫湖湘近五百年。罗氏家族的发迹，始于五世祖罗瑶。他资助的茶陵贫苦少年张治后来位极人臣，成为明朝的首辅大学士，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在罗瑶墓地之侧，厝置有一块清乾隆二十一年（公元1756年）的石碑，系时任翰林院学士、提督山西学政的湘潭名士蔡扬宗所撰，内容为旌表罗瑶义举并罗氏一族的源远流长，材料则来自于罗瑶后人提供的罗氏家谱，见证了罗氏一族的家族往事。

缘起

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农历四月，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、学士、提督山西学政蔡扬宗因病回到湘潭老家休养。这日午后，门房忽报有客到访。来客是蔡扬宗在国子监读书时的同学，时为湖南石门县教谕的罗聚上。罗聚上因六年考核期满，须入京述职，便回湘潭老家省亲。此次登门造访老同学，叙旧之外，并有要事相托。

罗聚上系古桑洲罗氏族裔，此次返乡省亲，恰遇族人商议重修五世祖罗瑶之墓，墓志旌表之任，便落在了族中有功名在身而又恰好于此时回乡省亲的罗聚上身上。可罗聚上却说不出口的苦衷，入京述职之期近在目

前，三五日之后便得北上进京，五世祖罗瑶是族中先祖，地位尊崇，墓志旌表非寻常应酬文字那样可以随意为之，完全没时间苦心经营文字，只得向老同学蔡扬宗求援。

除了多年同学之谊，蔡扬宗与罗聚上还是儿女亲家，且掌一省文教之事，文名在外，自不便推托，只得接下了这桩替古桑洲罗氏五世祖罗瑶撰写墓志旌表的活儿。

临别之际，罗聚上留下一套古桑洲罗氏族谱，以为蔡扬宗撰写墓志旌表做参考资料。蔡扬宗便以这套族谱为本，佐以地方志之记载，饱含感情地撰述了这篇流传至今的墓志旌表文。

望族

明初洪武年间，20岁的江西青年罗政斋从江西吉水迁至湖南株洲古桑洲，他是古桑洲罗氏始祖。罗政斋五传至罗瑶，古桑洲罗氏也自此登上历史舞台。

罗氏族谱载，罗瑶“读书务经世之学，论天下事奇中”，故“年未壮即见重当事，凡邑大政必广之议而后行，或竟以委之”。时值明朝中叶，承平日久，积弊日深，盗贼四起，兼以水旱之灾频频，又多苛捐杂税，湖南一地，“疲困亟矣”。

罗瑶以一邑父老之福祉为己任，在地方公益事业上出力颇多，修桥补路，建庙立碑，扶危济困。如某岁大饥，罗瑶“出谷千石以实之，赖以活者万计”，至于乡里族戚，更是备至周恤，“待以举火者，不可算。”尤值一提的是，罗瑶对族中及

周边乡里的寒门学子特别上心，资助学费及备考盘缠亦爽快得紧，“赖以拔擢者三十余人”，其中就包括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茶陵贫苦少年张治。张治在其《龙湖集》中亦提到少时得罗瑶资助之事。罗瑶父亲去世，“送葬者数千人，七郡贤豪皆至”。

罗瑶在世时，子孙辈入仕籍者六人，并有十余人取得秀才功名，在各地官学或国子监就读，阖族上下数百口，从无一仗势欺人之事，“皆循循规矩”。地方官员将罗瑶及罗氏一门的良好品行据表上奏朝廷，朝廷钦赐崇文坊一座以为旌表——估计在朝中的张治也没少出力——此即现在古桑洲罗瑶墓园之前、有张治题的“皇明敕赐建坊旌表义行 赠承德郎罗公宗玉先生”字样的旌表坊。

身后

罗瑶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辞世，时为南京吏部尚书的张治特意在古桑洲上买了一块官地，用以安葬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公。此地即现在古桑洲上的罗瑶墓园，按墓志旌表的说法，此地是“中扼湘流，上延岳秀”，端的是块风水宝地。

明末兵燹，社会动荡剧烈，古桑洲罗氏后裔也遭时艰，“或以忠烈显，或以孝义著，或以文章显德”。至清初天下厘定，“原邑之缙绅闾閻，大半凋零”，独古桑洲罗氏一门岿然无恙，甚至到了蔡扬宗撰写墓志旌表的清乾隆时期，百余年过去了，古桑洲罗氏一门依然能人辈出，“人文之盛，邑之巨族亦未有能过之者”，撰写旌表的蔡扬宗也不住发出“天之报施善人果何如哉”的感慨。

其实，蔡扬宗的感慨还是发早了点，古桑洲罗氏在墓志旌表撰写之后的人才涌现依然绵延不绝，包括曾担任岳麓书院院长培养了大批经世之才的大儒罗典、参与编辑《四库全书》的翁介人罗修源、主讲渌江书院并以数十年时间辑成《湖南文征》200卷的经学大家罗汝怀，还有大革命时期的著名烈士罗学瓚、罗哲、罗亦农等等。古桑洲罗氏后裔、广州大学退休教授罗宏曾著《湖湘世家·鼓浪洲罗氏》（鼓浪洲为旧称，今称古桑洲）一书，从族谱和相关史志中梳理古桑洲罗氏一族显赫500年的秘密，其中就提到了诸多古桑洲罗氏后裔中的名人。

现在的罗瑶墓是株洲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据株洲天元区文化旅游广电局工作动态，罗瑶墓已于今年9月启动

修缮工作，修复断裂的石碑、清洗碑文来还原文物的原貌之外，还将在墓旁布置文化景观展示，向后人弘扬罗瑶乐于助学、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。

这些年，随着有关部门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，古桑洲上的罗瑶墓园以及罗瑶资助张治之事被更多的市民所知晓。然而，在流传过程中，也出现不少谬误，如有媒体报道称罗瑶系岳麓书院院长罗典之父，罗瑶生于明中叶，罗典出任岳麓书院院长是在清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二者相去两百多年，如何能父子相称？再如罗瑶生卒年，罗瑶墓前有文保单位所立简介石碑，碑上记罗瑶生卒年为1506—1566年，同样的生卒年也出现在前述文旅广电局的工作动态中，显然与史实不符：张治中进士是在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，时年33岁，若罗瑶生于1506年的话，其年15岁，还是个半大孩子，又如何能在张治中进士前的若干年里对其进行资助？张治卒于明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任上，又如何能在辞世十多年后给卒于1566年的恩公罗瑶买墓地？查鼓浪洲罗氏十修族谱，罗瑶生年记为1461年农历五月二十六，按蔡扬宗墓志旌表享寿八十一岁的说法，其卒年则为明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，亦与张治其年在南京吏部尚书任上之履历相吻合。

诚然，修缮罗瑶墓是好事，但如能借修缮之机，重新梳理事关罗瑶的诸多史料，澄清并修正流传中的错漏之处，更是善莫大焉。

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yzhy83@163.com



他制作出精美香丸，供人佩戴。



工作室呈现的部分原材料和药香。



王新钧和他的瓶瓶罐罐。



代表株洲参展。

古桑洲上的罗瑶墓园



罗瑶墓旌表碑拓本翻拍

碑名：罗瑶墓旌表碑
材质：大理石
规制：长165厘米，宽54厘米
年代：清
现状：厝置古桑洲罗瑶墓前